



为了一张平静书桌 小花毅然走上战场

—《孩子剧团》中的抗战叙事

文艺评论

□ 董明远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家徐鲁不久前推出长篇小说力作《孩子剧团》(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这部小说用细腻生动的文字再现了这段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在讲述和刻画一个个少年革命者与孩子剧团团员的生活经历与人物形象中,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孩子剧团曾主要开展宣传活动的两大城市(上海与武汉)的抗战画卷,以时间、空间等多重叙事线索串联起孩子剧团在全民族抗战洪流中不畏艰难、奋起抗争的艰辛历程,谱写了一曲“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在,中华民族就不会亡”的少年奋斗之歌。

1937年,孩子剧团在上海成立,后因皖南事变于1942年被迫解散。在短短五年的时间内,孩子剧团从上海出发,经过镇江、郑州、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辗转两万里,沿途演出了数十个抗战儿童剧和街头剧,为各地群众献上了三百余次的演出。茅盾先生称赞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葩”。而在此书中,孩子剧团团长、19岁的革命者吴新稼(吴甫生)将它比作“诞生在上海火线下的这朵小花”,承载了人们对它的期望。

孩子剧团的史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引起作者徐鲁的关注,他在一篇创作手记中写道:“1992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飞翔的蝉声》出版时,收录了一篇纪实散文《遥远的星空——郭沫若与孩子剧团》。这是我第一次写抗战中的孩子剧团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留心和搜集有关孩子剧团的史料。”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2021年,徐鲁与插画师徐文升合作的图画书《孩子剧团》先期出版。但图画书的篇幅毕竟有限。作为长篇小说的《孩子剧团》,在故事、人物和篇幅等多个层面,与图画书有显著区别。如何客观而又不失文学性地展现这朵“诞生在火线下的小花”,让读者们身临其境般地体会书中人物的情感,成为值得考量的问题。

首先,《孩子剧团》详尽说明了真实的历史信息,记叙了多件我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与故事情节完满地融为一体。文中出场了众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冼星海、郭沫若等,他们关怀剧团的发展,关心团员安危,小说同时也添补了他们与孩子们相处的故事细节。当这些本应坐在书桌前安静学习的儿童们,因为国破家亡不得不背起行囊冲破重重封锁,千里跋涉,沿途宣传抗战时,他们俨然在长期的斗争与考验中一步步成长为合格的战士。因此,此书的第十六章“国破山河在”特别记录了孩子剧团的生活秩序表、组织系统表以及“孩子剧团公约”等。孩子剧团年龄最

小的成员仅有8岁之大,每位少年儿童心存爱国志,不畏艰难险阻,在文艺工作中动员大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使剧团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一股宣传力量。

在使读者深入了解这些内容时,全书多次提及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小先生制”来作为类比,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时的严峻局势。事实上,《孩子剧团》有着多处与之类似的、以互文性形式呈现的文本内容:在讲述14岁少女阿桃遭受的压迫时,《包身工》的引文作为补充出现,揭露了外国资本家对我国工人残忍剥削的行径;当“孩子剧团团歌”出现时,作曲家麦新谱写了《大刀进行曲》的背景被适宜道出,振奋人心。它们让故事的内涵更加丰富,延展的空间更为广阔,宛如激昂的交响乐曲层层激荡着少儿读者们内心的爱国热情,使其阅读到的不仅是只属于孩子剧团的独立故事,而是追溯抗战的历史浪潮,跟随孩子剧团的成长之路与国家命运共呼吸、共存亡的宏大叙事,见证侵略战争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惨痛经历,从而深刻体会中华民族从战火中浴火重生的坚强与不易,感受在人类历史上为正义而战的人们的光辉信念。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孩子剧团》侧重于以小见大地在对剧团团员的日常生活切片中,叙述当时的社会状况。比如卖报的少年阿根,会大声吆喝有关国家大事的报纸标题,他虽平凡微小但也要为社会

贡献力量,这实则讲述的是普通民众们积极参与抗战的一面。抽丝剥茧似地细探这一部分的场景描写,可以发现作者对对比与象征手法的熟稔运用,它们贯穿于全书的细微之处,构成了另一条线索:故事开篇尚有上海市民平凡生活的画面,可是伴随着城市的沦陷,镜头也便转向了冷酷的封锁线,寒冷与饥饿以及无情枪炮的死亡威胁笼罩在原本美丽的山川上空。

小说让我们看到,抗战时期的儿童们是如何承担起自身的使命的,他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都抱有坚定的消灭敌人的决心。这些孩子们毅然离开了温暖的家庭,投身于冷峻的战斗,用昂扬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化解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围攻。红艳的石竹花,在大雪纷飞中傲然开放的满树梅花,小河边星星点点闪烁的萤火虫……众多意象代表了如孩子剧团一样的抗日力量和必胜的信念,正在点燃民众们的抗战激情。他们热爱生命与和平,如溪流汇集在保卫祖国的汪洋中,生生不息。小说也突出书写了孩子剧团的生活场景,如用带有童真与童趣的语言对孩子们读诗采莲的情景进行刻画,这既包含对和平年代儿童自由成长的美好愿景,也反映了少年儿童的蓬勃生命力。《孩子剧团》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段历史,孩子剧团的英勇事迹将代代相传,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也会一直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草木的时空长歌

□ 郭晓文

细密的雨丝斜斜划过车窗,将远处的山峦晕染成水墨长卷。这场意料之外的雨,反倒为即将开启的“三峡植物园”之行增添了几分诗意。

跨过植物园大门,仿佛踏入另一个时空:现代文明的喧嚣被隔绝在外,取而代之的是自然谱写的古老乐章。那些静静生长的植物,或枝繁叶茂,或含苞待放,“百般红紫斗芳菲”,在这里,每一片叶子都是自然的诗行,每一朵花都是季节的韵脚。

最先抢镜的是月季与三角梅交织的花海。

放眼望,大红的月季奔放狂野,层层叠叠的花瓣像极了少年永不熄灭的热血,连花蕊都泛着金红的光晕,让人想起那些在青春岁月里横冲直撞的梦想;明黄的三角梅簇拥成团,薄如蝉翼的花瓣在阳光下流转着丝绸般光泽,恰似人生高光时刻的璀璨;粉白的茶香月季低垂着头,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胭脂色,宛如少女藏在心底的羞涩心事,风过时轻轻颤动,撩拨着记忆深处最柔软的角落;最惊艳的当属深紫色藤本月季,天鹅绒般厚实的花瓣在风中起伏,每一次摇摆都像是在挣脱束缚,让人忍不住想起那些对自由与远方的炽热渴望,原来植物盛放的姿态,竟与人类心底的情感如此相似。

沿着条石小径深入月季园,几株足有半米高的白色树状月季赫然挺立。粗壮虬结的枝干上,岁月雕刻的纹路如同老人布满皱纹的手掌,而顶端擎托着的巨型花朵却如羊脂玉雕琢的艺术品,花瓣边缘微微翻卷,像极了前行少女绚烂的裙摆。风起时,花朵摇晃的簌簌声混着清甜的香气漫过来,恍惚间竟觉得那不是花香,而是儿时母亲发间若有若无的皂角味。俯身细看,花瓣上的雨滴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宛如悬浮的微型棱镜,将春光揉碎成星星点点的绚烂,又仿佛封存着整个春天的秘密;那些蛰伏的期待、破土的勇气、盛放的炽热……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微凉的水珠,它便顺着纹路滑落,打湿了掌心,恍惚间竟分不清,这湿润的触感,是来自花瓣上的雨水,还是记忆深处悄然漫溢的纯真岁月。

牡丹园里已无牡丹花。花期已过,眼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叶。正在惋惜时,看到了一位鬓角斑白的园艺师傅。他戴着草帽,手持修枝剪,正专注地修剪着牡丹的残枝,每一个动作都轻柔而精准,仿佛在安抚一位沉睡的老友,生怕惊扰了它的美梦。“牡丹看似娇贵,实则生命力极强。”师傅直起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你看这些果实,再过些日子就能播种了。”顺着他的手势望去,枝丫间挂满了椭圆形的果实,表皮粗糙,泛着深褐色的光泽,里面包裹着孕育新生命的种子。这让我想起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低谷期,就像牡丹等待来年绽放的过程,看似沉寂,实则在积蓄力量,而师傅对牡丹的呵护,又何尝不是人类对生命的温柔守望?

时序告诉我,暮春的风裹着细碎阳光掠过枝丫时,那片红色玉兰便醒了。

殷红的花瓣原是造物主遗落的朱砂盏,盖沿凝着未干的胭脂色,连新抽的枝芽都被染得微醺,是那种带着温度的绯红,像冬日里暖炉上煨着的蜜酒,将残留的春寒烘成枝头薄纱似的雾。

千朵万朵的红玉兰在虬曲的枝丫间攀附生长,各自演绎着生命的韵律。最顶端的花苞还裹着青灰色的襁褓,尖儿上却已洇开淡淡霞色,像待字闺中的少女隔着屏风偷抹胭脂;中间那几簇半开的,瓣尖微卷如美人轻抬的眼睫,鹅黄花蕊从绛红的帷幔里探出来,像是琵琶弦上落了片火烧云;开得最盛的几枝索性将花瓣舒展成天鹅的羽翼,在风里轻轻振翅,连脉络里流淌的阳光都被染成琥珀色,透过薄如蝉翼的花瓣,能看见光影在背面织出的细碎金网。

这些花儿从不是独自绽放的。高枝上的花将影子投在低处的花瓣上,像是母亲温柔的手掌,新生的花苞依偎着开过的花托,仿佛在聆听岁月的私语。就连飘落的花瓣都带着优雅的弧线,某片正打着旋儿的花瓣掠过我的肩头,触面时竟有绸缎般的凉滑,随后轻轻覆在刚冒头的三叶草上,给嫩绿的叶尖缀了顶绯色的冠。树下的蒲公英悄悄扬起白色绒伞,却被一片落红牵住了衣角,于是金黄的花蕊与绯红的瓣边挨在一起,竟比画家调色盘上的配色还要和谐。

俯身拾起一片完整的花瓣,指尖触到那薄得几乎透明的边缘,忽然明白它们为何落得如此从容:每片花瓣的脉络里都刻着阳光的密码,每道褶皱里都藏着春风的絮语;它们知道,自己的凋零是给新叶腾出攀缘的空间,飘落的姿态是写给泥土的情诗;当最后一片花瓣吻向大地时,枝头已冒出米粒大的新绿,像星星落在绛红的夜空里,预示着下一场盛放的轮回。

站在花树下,听着花瓣与风的私语,忽然懂得世间万物原是如此紧密相扣。就像这些红玉兰,开时彼此成就风光,落时互为滋养的源泉。人与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在目光交错中点亮彼此的星光?当我们学会像看花般凝视他人,用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盛放姿态,用欣赏的目光读懂草木的语言,便会发现每一次相遇都是生命的馈赠。生如红玉兰,不必执着于花期长短,重要的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既懂得舒展花瓣拥抱阳光,也愿意低下枝头倾听泥土的声音,在共生的脉络里,在互助的年轮中,让每一次绽放都成为照亮世界的星火,让每一次凋零都化作滋养未来的春泥。这或许就是生命最动人的韵律,在和谐的交响中,我们终将遇见比天空更辽阔的彼此相连的心灵天地。

一株经年马褂木静静伫立在小径尽头,成为这场植物盛宴的点睛之笔。树干上,粗糙如龟甲的树皮记载着亿万年风霜,椭圆形的叶片在风中如同古代将士翻飞的战袍。顶端明黄色的花朵呈杯状,中央紫红色的花蕊似凝固的火焰,让人不禁遥想,千年前它是否也曾在皇家林里,见证过某位帝王凝视江山时的豪情?指尖抚过树皮沟壑,粗糙的纹理如同岁月刀刻的浮雕,凹凸尽是风雨侵蚀的印记。那凸起的褶皱蜿蜒如盘根错节的河流,凹陷的纹路则似凝固的闪电,将几十年的霜雪严寒都化作这身沧桑的铠甲;当指腹缓缓摩挲过凸起的树瘤,竟像是触碰到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掌:同样布满纵横交错的纹路,同样在岁月磨砺中变得厚实坚硬,同样以静默的姿态抵御着时光的洪流,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壑里,或许藏着冰川世纪的凛冽,藏着王朝更迭的烟尘。如今,它们依然以挺拔的姿态,沉默却坚韧地守护着生命的尊严,在四季轮回中续写着永不言弃的顽强与不屈。

这场与花、草、木的凝望,不仅让我领略了植物世界的瑰丽多姿,更让我读懂了生命的真谛。那些绽放的花朵、沧桑的古树、孕育希望的种子,都在与人类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它们或是唤起我们对过往的怀念,或是点燃内心的希望,又或是教会我们坚韧与等待。我忽然意识到,人类文明何尝不是一片特殊的“植物园”?我们在各自的土壤里扎根生长,有人如古树般坚守故土,将岁月沉淀成智慧;有人似移植的牡丹,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新生的可能。而那些与草木共鸣的瞬间,恰似照进生命的光,让我们在忙碌的追逐中,得以窥见存在的本质。

或许,人与植物的羁绊早已刻进文明的基因。远古的先民观察草木荣枯以定四时,文人墨客借松竹梅寄寓品格,现代科研者用智慧帮助植物跨越地理的藩篱。这种跨越时空的互动,实则是生命对生命的凝视:我们在植物身上看到了时光的刻度、自然的法则,也照见了自己的影子。

突然想起那位园艺师傅修剪牡丹时专注的眼神。原来生命的传承,从来不是孤勇者的独白,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植物以年轮记录光阴,人类用记忆延续感动,在这片永恒的土地上,我们都是彼此的见证者与守护者。

这场与草木的对话,终将化作心灵深处的回响。



作家笔下的荆山楚水

稿件征集邮箱:123265782@qq.com

□ 张昆仑

洪湖的芦苇,与别处不同。《诗经》里的芦苇,是“蒹葭苍苍”的婉约;沙家浜的芦苇,是“千军万马”的磅礴;而洪湖的芦苇,却另有一番气象——它们生于泥淖,长于波涛,看似柔弱,实则坚韧,恰似这片水域上生生不息的百姓。

初到洪湖的人,往往会被那铺天盖地的绿所震撼。芦苇从水面上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仿佛大地自己生出的毛发,密密麻麻,郁郁葱葱。五月里,新芦初长,嫩绿的苇叶在阳光下泛着油光,微风过处,便掀起层层叠叠的绿浪。这浪不是海上的那种汹涌,而是带着水乡特有的柔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无止息。

洪湖的人说:“芦根生得贱。”这话不假。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多么恶劣的水域,只要有一抔泥土,几滴湖水,芦苇便能扎根生长。我曾见过在洪湖金湾花海旁一处被渔民废弃的塘堰,淤泥堆积,死水微澜,本以为是不毛之地,谁知次年春天,竟有零星的芦芽从水里蹿出来。不过两三年光景,那里已成了一片茂密的芦苇荡。这种不择地而生的倔强,与洪湖百姓何其相似!洪湖是处于“四湖”最下游的水袋子,对水的恨爱交织,是洪湖人不能释怀的宿命。据史料记载,从1801年至1949年的150年间,洪湖共发生大小洪涝灾害142次。“洪湖泻阳州,十年九不收”的歌谣,道不尽洪湖饱受水灾之苦。每逢水潦,田园浩劫,累累饿殍,村村水鬼,冤魂遍野;若遇溃堤,城乡隳坏,一片汪洋,人为鱼鳖,波中悲号。百姓眼泪如同网出水,生活苦如鱼胆汁。然而,洪湖人用灾难的刷把,将洪湖

的历史一次次刷新,一再地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重新站立。他们逃了又来了,重新垦殖,重新营建,重新唤醒这片土地的气韵,重新召来街市繁荣。

芦苇的根系最为奇妙。单看水面上的茎秆,似乎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其实水下根系早已牵缠环绕盘根错节,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狂风来袭时,单株芦苇或许会弯腰低头,但整片芦苇荡却稳如泰山。多少次洪湖地区遭受特大洪水,许多房屋被冲垮,庄稼被淹没,唯独芦苇荡安然无恙——它们的根系紧紧相扣,任你风急浪高,我自岿然不动。这不禁让人想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化整为零时似寻常渔民,聚拢起来便成铁壁铜墙。白军来“清剿”,往往扑空;刚撤走,红军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洪湖的老人至今还会说:“那时候的红军,就像湖里的芦苇,砍不完,烧不尽。”

在洪湖革命历史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特殊的红旗——它是由苇篾编织而成。我曾接触过一些革命文物,其中有一件为红军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日记本,这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追剿共匪于洪湖,如入迷魂阵,芦苇从中处处充满杀机,却不见人影。”这恰是假芦苇掩护开展水上游击战的最好注解。

最令人叹服的是芦苇的生命力。冬日里,农民割苇编席,一把火烧过芦苇荡,看似满目疮痍,谁知来年春风一吹,新芦便从焦黑的泥土中钻出,不出两月,又是一片葱茏。1930年,洪湖苏区遭受重创,红军主力转移,白军实行“三光”政策,革命似乎陷入绝境。然而不过三年时间,洪湖地区的革命火种重新燃起,就像那被火烧过的芦苇,生生不息。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砍了芦苇根还在,烧了芦芽又重生;红军走了还会来,洪湖儿女心连心。”

在洪湖革命历史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特殊的红旗——它是由苇篾编织而成。当年赤卫队员物资匮乏,就用苇篾染色,编成红旗插在船头。这面红旗虽不如布质红旗鲜艳,却在洪湖的水天之间飘扬了整整三年。如今它已经褪色,但那种由芦苇赋予的坚韧气质,却历久弥新。看着它,仿佛能听见当年芦苇荡中的呐喊,能看见那些以芦苇为掩护、与敌人周旋的身影。

洪湖的芦苇还会“唱歌”。这不是诗人的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当风吹过成片的芦苇时,苇叶相互摩擦,便会发出“沙沙”的声响。夜深人静时,这声音能传得很远,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如战鼓,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如战鼓。

鼓雷鸣。我在读初中时,曾听过一位叫蔡必武的老红军的报告,他回忆说,当年给贺龙当警卫员时,在芦苇荡中宿营,他就靠听这“芦歌”判断是否有敌人靠近——若“歌声”突然变化,便是有人闯入。这天然的警报系统,不知挽救了多少革命者的生命。芦苇的用途极广。洪湖人家,几乎家家都会编芦席:织成席子可睡,编成篮筐可装,扎成把子可烧,就连芦根也能入药。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芦苇成了红军的多面帮手:芦席当床铺,芦叶包干粮,芦根做食粮,芦花絮冬衣。一根芦苇微不足道,但千万根芦苇就能撑起一片天地。这种将平凡化为神奇的本事,不正是洪湖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真实写照?

站在洪湖岸边,望着无边的芦苇荡,我突然明白:这里的芦苇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承载了太多生命的记忆。每一根芦苇的根系里,都可能缠绕着一段往事;每一片芦苇的摇曳中,或许都回荡着一个故事。它们不仅是植物,更是一部生长在水中的历史。

我有一次下湖时,顺手在湖畔扯了一根芦苇。它很普通,约莫三尺高,茎秆纤细却坚韧。我将它插在办公室的花瓶里,不加水土,不料它竟活了三个月之久。这让我想起洪湖地区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就像湖里的芦苇,给点阳光就能活,有点雨水就能长。”

是啊,洪湖的芦苇,洪湖的人,都是这般模样——生于贫瘠而不屈,长于风雨而不折。他们的生命,就像那芦根一样,看似卑微,实则蕴含着惊人的力量;他们的精神,如同芦花一般,看似轻盈,却能飞越千山万水,代代相传。